

全臺文 一

盧若騰《留庵文集》

陳 璵《陳清端公文集》

劉 靖《片刻餘閑集》

黃哲永序

《全臺文》是與臺灣曾發生密切關係的作者們所留下的寶貴文學資產，那些作品散發了光與熱，他們有些是到臺灣任官所寫的，有些是旅行臺灣所寫的，有些是當地文士所寫的；它有些是散見各種出版本，有些是清代刊本，有些是未刊本，有些則是從1906~1935年間報紙編輯而下的版本，今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將之整合成一套叢書，加以新式標點與從新排版，名之為《全臺文》。

《文心雕龍》是文人從事文學研究所宗，同時是文學活動的理論依據，而《全臺文》其中的作品《崇文社文集》對「文」所作的解釋是：「文者人之詞華，天地之精彩」，這樣的定義，說明他們延續了傳統。因此，《全臺文》編輯者以姚鼐《古文辭類纂》所標文類（凡論辨、奏議、傳狀、碑誌、雜記、辭賦、哀祭）作為選文標準，是對的。這種選文標準，很具體的表明，其所謂文，與一般方志文是不同的，《全臺文》其中的作者蔣師轍（1847~1904）早就界定清楚了，按蔣氏所著〈修志八議〉謂：「修志當務之急有三，曰征文獻，曰繪輿圖，曰錄檔冊」，從這裏可明白《全臺文》收文與地方誌或一般文獻檔案的區隔性了。正因為這種區隔性，加強了這套叢書的散文性質，以文學審美的大範圍審視，這套叢書的定位是非常有特點的，從他們的寫作背景（即其大環境時代、記敘性的文筆及圍繞臺灣的情感）可解讀出一種訊息，從而反映了這種超越時代性的作品性格。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司馬氏這句話本來

是非常沉痛而有內涵的。現在，儘管《全臺文》的文章風格多樣，像《一肚皮集》是「一肚皮不合時宜」，若風月報所謂「茶餘飯後的消遣品，文人墨客的遊戲」，及至三六九小報所謂「荒唐言外、玩世不恭」，但是我們仍然要把《全臺文》視為深層的文化表現，因為那裏面，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作者先賢如何把他們的生命與這塊寶島生態連接起來，這才是重點所在。在《全臺文》中，有些作者到臺灣當了官，後來又回到內地，有些就定居在臺灣，有些則在台幾十年，但都與臺灣這塊土地發生密切的感情，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全臺文》的價值首要就在這一點上。無論郁永河等人的遊歷、劉銘傳選擇留在臺灣的精神、洪棄生之以遺民終其一生、雅堂先生之修史、崇文社為道德辯護，乃至那些橫跨時代的作者凡謝汝銓、鄭坤五、邱濬川、駱香林等，他們的文章都是透露高度生命氣息的，華文之外，不失根柢深厚，鮮麗地表之上，有穩定的天空；幾百年的地理山川或稍有變遷，但人文則一脈相傳。

因而，《全臺文》這套書的文章風格是多樣的，各人文集方面，本就各自涵蓋數種文類，含散文、駢文、賦、誄、銘、傳記及祭文，文筆凡雄健、婉約、奇崛、疏放、縝密等兼而有之，並可謂議論紛紛，文采斐然；雜記文方面（含遊記文），具體的描述了臺灣地理山川、物產風俗的傳神一面；奏疏文方面，也都能扣住緊湊的特點；報紙文方面，一方面不離古文傳統，另一方面有從古文過渡到白話文的跡象，也就是文字密度加多了，文章更趨於淺順。

現在，我們要藉這套書談另一個議題，即《全臺文》在文化移植意義上的角色。首先，《全臺文》的作者有不少與泉州廈門、同安、漳州等地有直接或間接上的關係，

如：盧若騰、林樹梅、吳德功等是同安人，李春生是廈門人，楊浚、施琅是晉江人，林鶴年是安溪人，鄭用錫、藍鼎元是漳浦人，鄭坤五是漳州人，施士洁後寄居逝于廈門，周凱駐廈門三年，楊浚歷主漳州丹霞、廈門紫陽等書院，林鶴年於廈門鼓浪嶼築園以居，這種淵源，說明了閩南文化移植的關係。其次，《全臺文》的作者群，有些就是前仆後繼為臺灣建立典章制度的先賢，如謝金鑾、鄭兼才、六十七、徐宗幹、楊浚、鄭用錫、鄭用鑒、吳德功、蔣師轍、林豪等，凡最早的《臺灣縣志》、《臺灣府志》、《淡水廳志》、《噶瑪蘭方志》、《鳳山縣志》等，幾乎都由這些先賢們參與修成的，所謂「有不享，則修文」，《全臺文》不收方志，但方志卻是由《全臺文》的作者們所纂修，因而，《全臺文》的文化意義是多重的，從這個角度上看，《全臺文》的作者們對台灣文化的貢獻是顯著的。

《全臺文》是一套叢書，在資料方面，用了二年的時間蒐羅完備；在體例編輯上，編輯小組與幾種不同領域的教授、專家反復討論十幾次，才底定了這套叢書的體例，編輯成果可謂盡在於斯。至於如何使之更臻完善，有待各方博雅指教。

徐學（廈門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序

繼《全臺詩》、《全臺賦》之後，《全臺文》隆重出場，煌煌75冊，洋洋2,200萬字。這些文字本來散落于各種文集、報刊和未刊本中，編輯同仁多方搜集彙聚後加以標點並做提要，從策劃、討論到編定出版，歷時四載，筆路藍縷，開榛辟莽，憑得就是先人留下的「硬頸」性格。

《全臺文》之功，首在文學。

西方文學以詩歌、小說和戲劇為主流，散文不過小道旁支，而中華文化傳統中，散文卻是與詩歌並列于文學正殿上的偉大藝術——詩文雙絕是歷代文人的理想目標，方塊字的特性與文章選士更助長了國人作文時考究語言刻意求工的習性。特別應該指明的是，在中華文化傳統中，文章的概念遠遠大於現今通行文論中的散文，它不僅是抒情美文和隨筆，還涵蓋了許多文章類型，它包括了唐宋八家的風骨，晚明小品的神韻，以及經誥典謨之肅穆，莊列禪家之靈動，歷代史傳之鄭重篤實，乃至於碑銘之溫潤尊嚴，奏議策論之清真雅正，尺牘書信之起承轉合，序跋評點的井然有度。

《全臺文》的編輯正是基於此，它遐搜博采，將康熙年間至日據時代的臺灣筆墨，一網打盡！其中有文集、有奏議、有遊記日記，有筆記劄記與碑誌，還有從近代報刊選編出來的文章總輯，舉凡議論、說解、策辨、考記與檄文各式體裁，無不燦然大備，返本開新，別開生面，蔚為壯觀。

《全臺文》的價值當然不僅限於文學。

《全臺文》的作者大都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家。他們有的來自政界，上至皇帝大臣，如乾隆弘曆、施琅、左宗棠、沈葆楨、劉銘傳……；下至普通官員和幕僚；有的出自學界，著名的有連橫、郁永河、盧若騰、施士洁，也有閒居的儒生和書院講者以及日本教授……；政界學界之外還有買辦鉅賈、望族傳人和民族志士……；林林總總，經歷不同，視野各異，所以筆下亦包羅萬象：洋務商貿、鹽政刑政、漁業農事、糧課稅餉、建制屯隘、時局兵事、人物文教、禮典器物、廟宇祭祀、園亭別館、歷朝掌故、番社采風以及河流山形、沙線礁嶼、海道潮汐、礦藏物產、草木蟲魚、晴雨炎寒……；有詳實的資料，有奇瑰的想像，有沉重的喟歎，有激越的感懷，集文學史、風俗史、心靈史於一身，「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它正是一幅繪盡三百年臺灣的長卷！

它是文學史，因為它保存了三百年間方塊字在臺灣樂土上演進的軌跡，古文駢體與白話文，中原官話和在地方言，桐城的法度和新文體的奔放，大眾的輕鬆嬉笑與志士的振臂高呼，相激相盪相輔相容，其間多少迂迴周折，是非得失，可供後來者用心梳理。

它也是風俗史。1648年，臺灣被正式收入中國版圖，此後，臺灣的風土人情被寫進官修的府志縣誌中，《全臺文》在官修之外，由官員商賈、報人遊客和望族世家親眼所見、親耳聽聞，親歷所思所感，展現了另一個臺灣，比起官修，它要更加真實、多面和深入，「莫道淵源無考證，私家記述最為真」。我們看到了臺灣民風的變遷：早期移民九死一生，橫渡黑水溝，到康熙中後期，已經是「臺灣錢淹腳目」，遊歷者

記述了其時的奢靡揮霍，賭博狎妓，吸食鴉片，千金一擲……而不過百年，大量移民湧入，臺灣不再「好趁（賺）吃」，無田宅、無妻子、不士、不工、不農、不賈的「羅漢腳」隨處可見；我們也瞭解臺灣民間尚鬼好巫與早期瘴癘遍佈瘟疫橫行且缺醫少藥有關；我們更看到了大陸文明是如何一步步滲入海島，雖說官吏三年一調，依然有人執著不已，設社學，改風俗，從農漁生產到衣著婚嫁……其中許多有趣掌故，如《一肚皮集》寫道，乾隆年間，有陳、劉、王等數十姓供原住民選擇，原住民多數選擇了潘姓，為的是「潘」中有田有水更有米……

在當今臺灣史（包括文學史、文化史）的研究中，以意識形態（偏見）簡化歷史的敘述隨處可見。本土主義的論述者把臺灣史一刀劈成臺籍人士與外省籍人士的歷史，具備臺灣意識和不具備臺灣意識的文化，描寫臺灣經驗或非臺灣經驗的文學……非本土主義者則把文化（文學）分為新與舊、純文學與俗文學，視前者為高雅，後者為鄙俗，總是將後者（諸如傳統詩文的創作、賞鑒、團體聚合與印刷流播）置於研究視野之外！《全臺文》的問世為研究者打通了一條新航道，它提供的豐富具體的史料將使一些運用簡單概念（所謂史觀）編列簡單材料的粗陋之作無所遁形。

「一書三百年心事，憑君細數到如今」，《全臺文》也是臺灣人的心靈史：臺灣人的悲情與憂患歷歷在目一覽無遺——清規戒律給手腳勒出了繩印，天理人欲在心底掀起過巨濤，弦管齊鳴的繁音裏富貴如過眼雲煙，堅船利炮的烽火中美麗島幾度遍野哀鴻……當一度塵落蟲蛀的故紙被彙聚一處，你便清晰可見，先賢和祖輩是如何在各種強權的夾縫裏屈辱地掙扎，在流離失所四處漂泊後，總不甘將世代身家與島嶼分割；

你會記起這般無奈的歎息：「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每個人都想要你心愛的玩具，心愛的母親，這是什麼道理？」

所以，《全臺文》絕非書齋中煮字療饑之物，它紮根生長在莽莽蒼蒼的大地，這大地，是鄉野也是城市，是阡陌也是通衢，是島嶼也是港灣。走進那土地上的一切，中原典籍乃大的人士開始不免有局促不安的怪異感覺，但只要你有心進入，有心體驗，放下身段，謙卑而非傲慢地走進那塊大地，那光榮也曾屈辱，充滿殘暴，也有許多溫柔的大地，走進生長於其上的那些傷痕累累而又桀驁不羈的心靈，感染濃重的方言口音以及那裏特有的草香和燠熱，颶風和地震……你終究能在這裏發現熠熠放光之物——學者和教師可以在形象和遐想的邊緣緩緩索尋，掏出數百年以來的人文結晶，讀者大眾則可以對彼岸的人情世故有更多的感悟。如此，神州大陸的悠久文化與美麗島嶼多元藝術，將熔鑄成新世紀傲人的風華。在燦爛的風華中，兩千萬和十三億將能夠相互包容和欣賞，凝聚出一份新的情誼。

如果，過往時代的一齣齣悲劇是不斷傷害的利刃，那筆墨的詮釋會將傷口鑲嵌成血紅的花朵，並不為了忘卻，但更渴求前行。

歷代文章總匯工程浩大，昔日常以帝王之尊集舉國之力編纂，今之居上位者意不在此，只能仰賴民間。文听閣登昱兄多年致力文化重建，意在「為往聖繼絕學，為後世開太平」。近年為《全臺文》奔走擘畫，苦樂一身，喜憂參半。喜者，士林熱烈回應，叢書重印可期；憂者，出版重金難籌，市場風險叵測。登昱兄頻頻來往于兩岸，余參與其中，觀其辛勞困頓，實多感慨，既歎私家出版之難，又感佩其為文事不惜身

家！書成，囑余為序，遂有此文，而三百年臺灣世相之變異，生命之多面，又豈余能以此數千字輕輕蓋覆！

丁亥初夏於鷺門敬賢樓

《全臺文》出版說明

壹·前言

《全臺文》是一套具有文獻價值的叢書，既可提供學界參考，也方便民眾閱讀以培養文學素養；此外，讓臺灣以外的讀者能透過這套書，更普遍而深入的了解臺灣文學內容。

《全臺文》從資料蒐集、彙整、分類，到打字、排版，到標點、校對，到體例編排與刪補，到最後的文字審稿與斷句標點的鑑定，花了高成本，及動用了幾十位人力（二十幾位教授從事標點與文字審稿，二十三位碩士及五位專職校對者從事校對工作）參與而完成的。論品質，在校勘上，我們嚴謹負責，全套書做了完整的六校，甚至有幾種達到八、九校，並將原刊稿暨已出版書的錯字一一找出、修正；在斷句上，做了精緻的標點工作，每一本書都動用一位博士生、教授進行初標、重標及修正。在印刷前夕，並特別請三種不同領域（文字學、經學、古文、古典文學）的教授，對整套書做最後的斷句檢查及文字審稿。今《全臺文》的出版，對所有參與人員們要致上最高的謝意與敬意！

貳·出版宗旨

《全臺文》的出版，是歷史性的指標。我們意在欽崇前輩之文，進一步彙集以為最好的保存；他是臺灣傳統文學的寶貴遺產，值得做為後人永久的讀物。

台灣文學史的資料彙整工作，目前已有《全臺詩》、《全臺賦》的整理；如今《全臺文》的編輯暨出版，一者可以互補台灣傳統文學的完整資料，二者補強了台文系、台文研究所的相關課程內容，推動了原典閱讀的基礎材料建構。

因而，《全臺文》這套叢書確是一項里程碑，除了國家文學資料的整集與保存價值，同時在一定意義上並有加強台灣文學的內涵，使台灣文學透過古典散文叢書的編纂而加強根柢。更重要的是，那些《全臺文》的作者們，無論人與文章，都堪稱是臺灣的重大資產之一，如果沒有人全面彙整他們的作品，終究無法使讀者集中閱讀這些優美文章，自然容易對臺灣古典文學造成缺口，此不免令人遺憾。

於是，台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基於上述理念，決定成套出版《全臺文》。

參·內容概述

「文者人之詞華，天地之精彩」，這是《崇文社百期文集·序》中對「文」義的概括。《全臺文》選的就是古典文，不收詩、小說、戲曲、詩話及方志。他們大約都

是（或接近）傳統散文，敘寫的是以臺灣（含金門、澎湖）為主題的內容。

《全臺文》的文章涵蓋面很廣，在文類上，以姚鼎《古文辭類纂》的古文分類（含論辨、序跋、奏議、傳狀、碑誌、雜記、辭賦、哀祭）為依據。在內涵上，他們在文章中或顯露文人的氣度，或反映仁人民胞物與的胸襟，或關心民眾物質生活，或介紹臺灣的地理山川，或記錄人們的物產與民俗，或傳記他人的事蹟，或寫風花雪月，或寫遊戲文字，內容多樣，諸多散文格局，爭鋒並出。至於在文章表達方式上，或議論，或紀事，或寫景，或抒情，或喜笑怒罵而形文章。另外於文章風格，凡雄健、婉約、奇崛、疏放、縝密等兼而有之，並可謂議論紛紛，文采斐然。

《全臺文》文章多樣，筆力豪健；根柢深厚，辭達意順。他們有新的文章精神，在古文章法上雖是延續傳統，但在生活史上卻有新的詮釋，新的海洋型奔放的面貌。另外也許因為開發中的需求，使他們在風華文字之外，也重視物質層次，從更根本性上去關懷住民，這確是《全臺文》非常顯著的一面。

肆·編輯體例

一、選文

（一）《全臺文》是一套叢書（以下簡稱本叢書），蒐集範圍原則上從明末~1945年（日本統治臺灣結束）。

（二）本叢書基本上以遷徙臺灣或旅居臺灣、仕宦臺灣者所撰文為主體，此外，

也收入遊歷臺灣或客居臺灣之相關著作（如日本人）。

（三）本叢書收文全為古文，只有非常小的部分納進些許半白話的文章（如謝汝銓、鄭坤五文章橫跨文言、白話，實難完全切割）。

（四）本叢書的成書概念，源於傳統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唐文》、《全宋文》等歷代名叢書。

（五）本叢書所謂的「文」，以姚鼎《古文辭類纂》所涵蓋的文類（如論辨、序跋、奏議、傳狀、碑誌、雜記、辭賦、哀祭）為選文準則。

（六）本叢書之選文標準，初步以吳福助教授所編《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的「散文部分」為選材依據，然後加以取捨與補充。只收文集類、奏疏類、記敘風物山川的雜記類及報紙文類；除了未收詩、小說、戲曲、詩話之外，也不收一般地方志文類。蔣師轍（1847~1904）〈修志八議〉，主張「修志當務之急有三，曰徵文獻，曰繪輿圖，曰錄檔冊」，故《全臺文》亦未收條列文獻、圖冊與檔案性的文字。

二、分類

本叢書在大類別上分成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第1冊~42冊為文集，包括個人及集體文集、賦文集及碑誌文集。

第二部分：第43冊~48冊為奏議文。

第三部分：第49冊~66冊為雜記文，包括遊記、日記、筆記與雜記。

第四部分：第67冊～75冊為報紙文，從日日新報、三六九小報、風月報等報編輯出的文章。

三、冊序編排

本叢書以文集、奏稿、雜記及報紙文為四大類；各類冊序，大致以作者生卒年代為排序：

(一) 第一部分：為文集，以生於明末清初的盧若騰文集、陳清端公文集為前（劉靖（生於康熙年間）《片刻餘閒集》置於此冊），繼而謝金鑾（1757～1820）《二勿齋文集》置於第2冊，鄭兼才（1758～1822）《六亭文選》為第3冊，直至駱香林《駱香林文選》止。

(二) 第二部分：為奏稿，自乾隆《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到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牘》為排序。

(三) 第三部分：為雜記類，以施琅（康熙初）《靖海紀事》為先，到林獻堂（1881～）《環球遊記》止。

(四) 第四部分：為報紙文，自臺灣日日新報，而三六九小報，而風月報為排序。

四、編輯凡例

(一) 「出版說明」置於第一冊之首。

(二) 各書「提要」置於各冊之首。

(三) 各冊目錄冠於書首。同一種書分成二冊以上者，各冊皆置目錄（以便檢索）；但幾種書同置一冊者，目錄則仍統一置於書首。

(四) 凡序文排於目錄之後，正文之前。

(五) 凡標題皆頂格，內文隔一行排版。而同一主題而分篇刊登者（報紙文），則收束成一篇，但空一行以為區隔篇目。

(六) 凡書中評語，律以虛線區隔之，文並下縮二格。

(七) 凡異體字，皆調為正體字。

(八) 凡原刊稿、原報紙漏字者，用符號〔 〕以標示插入文字；錯字者，保留原字（為尊重前輩），但用符號【 】以標示所修正之字。

(九) 在報紙文方面：

1、補充漏字及修正錯字，其符號標示說明如前。

2、凡主題相同但分篇刊登者，大多將合成一篇，但以空一行為區隔篇目。

3、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一)冠上明治時期的年月日，及版次；(二)以時間先後為排序；(三)文類相同者（如蔡南樵文集、調冰雪藕文集等類），則集中編排。

4、風月報及三六九小報文輯，以主題為序，大致將記、序及傳記、祭文等分類；並一一標明年、月份及版次。另將相關遊記置於雜記文類。

(十) 凡有原刊稿，皆置於打字稿之後，為「附錄」；並標明頁碼以便檢索。

(十一) 首冊前，冠有主編黃哲永、廈門大學台文所所長徐學之序。

伍·(全75冊)目錄

- 第1冊：盧若騰《留庵文集》·陳瓚《陳清端公文集》·劉靖《片刻餘閑集》
第2冊：謝金鑾《二勿齋文集》·六十七《使署閒情》
第3冊：鄭兼才《六亭文選》
第4冊：姚瑩《中復堂選集》·鄭用錫《北郭園文集》·鄭用鑒《靜遠堂文鈔》
第5冊：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
第6冊：徐宗幹《斯未信齋雜錄》·《瀛洲校士錄》
第7冊：周凱《內自訟齋文選》
第8冊：林樹梅《獻雲山人文鈔》
第9冊：章甫《半崧集》·施瓊芳《石蘭山館遺稿》·施士洁《後蘇龕文稿》
第10冊：吳子光《一肚皮集一》
第11冊：吳子光《一肚皮集二》
第12冊：吳子光《一肚皮集三》
第13冊：吳子光《一肚皮集四》
第14冊：吳子光《一肚皮集五》
第15冊：楊浚《冠悔堂駢文鈔》
第16冊：楊浚《冠悔堂賦鈔》
第17冊：吳德功《瑞桃齋文稿》（附《讓臺記》）